

〔日〕三浦绫子

著

田肖霞译

冰点

2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冰点

〔日〕三浦绫子 著

田肖霞 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6838

ZOKU HYÔTEN · JO/ ZOKU HYÔTEN · GE

By Ayako MIURA

Copyright © 1982 by Mitsuyo MIURA

First published in 1982 in Japan by KADOKAWA SHOTEN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itsuyo MIURA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冰点2/〔日〕三浦绫子著；田肖霞译。—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302-1281-3

I. ①冰… II. ①三…②田…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5500号

冰点 2

BINGDIAN 2

〔日〕三浦绫子 著 田肖霞 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32开本 13.5印张 350千字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281-3

定价：39.50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目 录

暴风雪之后	1
窗	6
黑雪	11
辰子家	24
一朵云	30
延龄草	45
佐吕别原野	54
筷子的声音	71
后视镜	78
香烟	93
河堤背阴处	107
草丛	113
绣球花	126
十字路口	140
夜晚的容颜	158
黄昏	172
防雪支架	190
听诊器	198
新芽	206
池塘水面	221
樱花季的微云天空	230

天桥	242
素描	251
血脉	259
卧室	269
唐菖蒲	277
忌日	290
两个妈妈	303
绯红的晚照	312
曙光	317
鸭跖草	321
石滩	330
奏乐	337
京之水	345
晚秋	356
闪烁	365
追踪	376
燃烧的浮冰	397

暴风雪之后

雪仿佛是从窗外斜淌而过，被风卷着飞舞起来，随即又被吹散开去。这是昨晚的暴风雪的尾巴。

辻口医院的院长启造坐在自家二楼的书房，怔怔地凝视在风中摇曳的实验林。高达二十米的北美乔松无一例外地树干被风刮上了半边雪，黑色的部分显得格外鲜明。

阳子，幸亏你活过来了。他眺望着傍晚将至的树林，感慨道。

倘若服安眠药自杀的阳子就那么死了……光是想想都受不了。结果竟是自己把年仅十七岁的阳子赶到了死路上，启造不由得深感遭到了谴责。

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穿过辻口家背后这片实验林，在美瑛河的河滩上，女儿琉璃子被经过的土木工人佐石土雄杀害，她当时只有三岁。启造不会忘记，那是在昭和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川神社庆典的午后。

我出差回来的时候……

启造的一双细眼变得愈加黯淡。那天，妻子夏枝不同以往，如痴如醉地弹着钢琴。她身后的茶几上有只烟蒂堆成了小山的烟灰缸。但她一句也没对丈夫提到有哪个客人来过。

其实，启造不在家的时候，夏枝让女佣次子和五岁的儿子阿彻去看电影，又让女儿琉璃子出去玩，而她自己是在和村井靖夫幽会。就在那段时间，琉璃子被杀害了。

死在河滩上的琉璃子，脖子上那道勒痕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同时，启造感到当时的悲痛和愤怒也苏醒过来，就像发生在昨天——当时，我决不肯原谅夏枝和村井。

琉璃子死后，已做过结扎的夏枝提出想收养一个女孩。她说想把收养的孩子当作琉璃子的替身来抚养。

为什么我会做出那么可怕的事……启造不禁抱住头。

实验林上方忽然响起一片喧闹的鸦声。启造抬头望去，只见飘雪的天空下聚集了一大群乌鸦，天空为之一暗。

启造的朋友高木雄二郎曾是札幌的妇产科医生。佐石在拘留所自杀，他的孩子被送到了高木担任特聘医生的婴儿院。听说此事后，启造下定决心，要把那个孩子交给夏枝抚养。

要爱你的敌人……是吗？启造自嘲道。

“老公，吃饭了。”

房间外响起夏枝小心翼翼的声音。启造听着她蹑手蹑脚下楼的脚步声，缓缓从椅子上起身。他不由得想起了十八年前的自己，当时他声称，将把“要爱你的敌人”这句话当作一生的课题，同时也是说给自己听。然而，这是他向为村井动心的妻子的报复。

启造站着没动，再次越过窗户看向林子。乌鸦仍在树林上方喧闹。

阳子，原谅我……

夏枝责骂了阳子，说她是杀害琉璃子的凶手佐石的女儿。最终阳子企图自杀。可她并非佐石之女，而是高木认识的三井惠子在丈夫上战场期间与中川光夫生下的孩子。

启造和高木雄二郎是从学生时代起的好友。启造做梦也没想过阳子竟然会是别人的孩子。但他没法恨高木。如果他处于高木的立场，大概会做同样的事。谁会让受害人抚养加害者的孩子呢。总之，阳子不是凶手的孩子就好。

如果阳子是佐石的孩子，她会怎样活下去？此刻，启造不禁深深感谢高木。

“先生，吃饭啦。”

打开门探进脑袋的人，是夏枝的朋友——日本舞老师藤尾辰子。看护了阳子整整三天，辰子总是神采飞扬的圆脸也变得消瘦下去，但神色依旧开朗。

“别多想了，先生。”辰子站在窗边，“就连乌鸦都在高兴地吵闹呢。”她看了启造一眼，笑着露出洁白的牙齿。

“我对不起阳子。”启造眨巴着眼睛，声音没精打采。

“什么嘛。先生，瞧你那音调，还有那副表情。哎，阳子她活过来了！得救了！你别摆出那种令人郁闷的脸色，喜庆的时候就要有喜庆的模样。”辰子冷冷地说着，眸子却温柔一笑。

“你说得是……”启造隔着窗户眺望阳子的房间，再次眨了眨眼睛。每当面对辰子，启造总是不可思议地以为自己比她小，心头的痛楚仿佛得到了安慰。

“高木三个晚上都没去医院了吧，得让他尽早坐火车回札幌——快点下楼。”

辰子率先离开房间。启造仍定定地凝视着阳子房间的窗户。

起居室里，身穿宽袖棉袍的高木、读大学的阿彻、阿彻的朋友北原，还有夏枝和辰子正围着餐桌等启造。明亮的枝形吊灯下，餐桌上的火锅冒着热气。

“你躲哪儿去啦？”

高木似乎刚刚才起，他转过那张胡子拉碴的脸。阿彻把一个哈欠咽了回去。每个人都眼窝深陷。看护了四天三夜，一直到今天早上，所有人都累了。阳子的身体状况有了指望，后面的事交给了两名护士，大伙儿从早上睡到下午，但仍没睡够。

“噢，抱歉。我在书房来着。”启造在低垂着头的夏枝身旁落座。辰子打开啤酒塞。

“这一次……给诸位添麻烦了……托大家的福，阳子总算也保住了性命。”启造正襟危坐，深深地低下头。

“哎，总之没事就好，过口。”高木第一个举杯。

辰子忽然用形状姣好的手指按住眼角。一时间无人开口。

阿彻想到了放在胸前衣兜里的阳子的遗书。他已经能背下来了。

阿彻哥哥：

此刻，阳子最想见的人是哥哥。

我现在终于明白自己最惦记谁。

哥哥，我就要死了，对不起。

阳子

阳子应该爱着北原。她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是过口家的亲生女儿。而她像爱亲哥哥那样爱着阿彻，感情没有超出兄妹的范畴。她临死前写下的这句“最惦记”，是把自己当作异性来惦记吗？又或者……

阿彻看向一旁的北原。北原仿佛在思考什么，忽然看向高木。

“高木医生，阳子的母亲还有其他孩子吗？”

“噢，有啊。有两个男孩。”

“呀，那阳子就有兄弟了。是弟弟还是哥哥？”辰子停了筷子，看向高木。

“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

“呵，有两个兄弟啊。”

阳子也有兄弟，尽管是同母异父。这个事实让阿彻在感慨的同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他感到像是被人冷不丁使了个绊子。作为阳子的哥哥长大，对阳子有两个兄弟的事实，他不知怎的没法感到高兴。

原来她不光有我这个哥哥啊。

阿彻的感情很微妙。他希望自己既是阳子的哥哥，又是她的恋人，不希望其中任何一个位置被人侵占。

“叔叔，阳子母亲的家是在小樽对吧？在小樽的什么地方？”睡眠不足的阿彻声音有些嘶哑，像感冒了似的。

“地址？你问地址做什么？不会是想弄一出母子抱头痛哭的见面吧？”高木的口吻像在开玩笑，大眼珠子却一闪。

“这我可不好说。如果阳子的母亲想见她的话……她也有权利见亲生父母啊。”

“按道理倒也没错。可是阿彻，那边有那边的家庭情况。毕竟她的丈夫和儿子都一无所知地过着平静的生活。唯有上门这件事，请你算了。”

迫不得已，高木道出了阳子的生身父母。但这件事必须彻底隐瞒在过口家。

“过着平静的生活？”阿彻责备地看向高木。生身母亲当年把她送到婴儿院，之后和丈夫及孩子们平静度日。以致后来阳子被逼自杀。他不禁感到非常愤怒：就为了守护那份平静，阳子不能见她的生母还有兄弟？

阿彻没有发现这个想法和自己对阳子的独占欲有所矛盾。他板着脸闷闷不乐地喝了口啤酒。那酒是苦涩的。

“高木，你做了坏事，要被抓了。”辰子迅速觉察到阿彻的想法，劝解般说道。

“为什么呢？”北原也瞥了一眼阿彻不快的神色，附和辰子。

“这可是医生泄露了患者的秘密，等于是违反医疗法。对吧，先生？”启造不禁露出苦笑。

“唉，算了。不管我会不会因为泄密被捕，阳子活过来了。这不是件可喜可贺的事吗？是吧，夏枝？”

夏枝从刚才就一直像个罪人般垂着头，这时才扬起脸微微点头。

阿彻用尖锐的目光盯着这两个人看。打算自杀的阳子得救了，这不同于病重的人获救。即便身体痊愈了，心灵的伤口也没有那么容易愈合。他焦躁地想，别人不太清楚这一点。

窗

那是在阳子苏醒后差不多一周，星期六的下午。

站在阳子门前的启造和夏枝看了看对方。要走进这个房间，他们不禁感到踌躇。眼下，两个人正打算告诉阳子她真正的父母是谁。这对于相信杀害琉璃子的凶手是亲生父亲的阳子来说，应该是个好消息。尽管如此，他们却莫名地心情沉重。

从米汤到两分厚的粥，然后是三分厚的粥，阳子慢慢调养着，今天已经恢复到可以进食软烂的米饭。从前天起，她也能自己上厕所了。只是这样一天天过去，却不能仅仅因为阳子在逐渐康复而把事情蒙混过去。等她的情况稳定下来，就必须把亲生父母的情况告诉她。

启造用眼神向夏枝示意，让她先进屋。夏枝摇摇头，退后一步。启造也感到不可思议，自己要送去的对阳子而言是个好消息，却不知怎的让人心情沉重：必须向阳子道歉，而这份道歉是否足够呢？而且他的踌躇也来自无从揣测的不安：对他将要说出的事实，敏感的阳子会怎样理解？

启造轻咳一声，缓缓拉开门。坐在枕边的中年护士正在看一本周刊杂志，此时慌忙放下。她是两三天前调过来的。

“身体情况怎么样？”

启造这话既不是对阳子说的，也不是对护士说的。他和夏枝一道在旁边坐下。阳子微微一笑。

“有点发烧。”

护士拿出温度计。

“哦。三十七度五。有点烧。难受吗，阳子？”启造声音柔和。

夏枝对护士耳语过后，护士离开了。启造握住阳子的手腕。尽管有过那么惨重的遭遇，阳子的手却一天天恢复了原来的丰腴，皮肤泛着润泽的光。他想，阳子的心也能像身体一样恢复过来就好了。数着脉搏的同时，他环顾了一圈八叠大的房间。

屋内摆着咖啡色的衣柜和整理柜，厚重的木书架伫立在写字台的一侧，架上摆着成排的世界美术全集，整理柜上方装饰着放在匣中的硕大的镜狮子^①人偶。

“脉搏没问题。”

在一无所知的人眼里，这应该是个住着幸福的高中生的房间。启造这样想着，把阳子的手轻轻放回被子里。

从用餐到如厕，夏枝像用人一样服侍阳子。无论让谁来看都显得十分可怜。她总是垂着眼，避开阳子的视线，看得出来阳子也同样避着她，不把目光投向她。这让夏枝感到介怀。

此刻，夏枝也藏在丈夫身后，垂着头。

“阳子，有件事……”

启造含糊其词。阳子静静地看向他，眸子里确实没了从前那种闪耀的光华。她沉静的目光如同一泓深潭，充满了忧郁。启造不觉回头看了看夏枝。

“阳子，你能原谅爸爸妈妈吗？”

阳子短暂地歪了下脑袋，仿佛有些诧异，她静静地回答：“哪里，有错的是阳子。让你们担心了。”

“不，错的是我。阳子，爸爸以前恨过妈妈……说来可耻，我曾经有种类似诅咒的心理，想设法让妈妈遭到不幸。但现在不这样

^①歌舞伎故事的一则，描述的是少女因沉浸于舞蹈而幻化成狮子的场面。

想了。”

阳子默默地点点头。

“于是……我就想让她抚养杀害琉璃子的凶手的孩子。我托了高木叔叔。之后爸爸和妈妈收养了阳子，都以为你就是那个凶手的孩子。”

以为？阳子的神色微微一动。

“可是，你真正的父母并不是什么杀人犯，而是这两位。”

阳子显得有些诧异，视线投向递过来的照片，眼睛顿时睁大了。启造和夏枝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这副模样。

“喏，阳子，和登在这报纸上的叫佐石的人压根不是一个吧？”

启造从怀里拿出剪报给阳子看。对阳子而言，这也是一张绝对无法忘怀的照片。夏枝曾把这张照片摆在她眼前，斥责道“你就是这个凶手的孩子”。

有那么一会儿，阳子连眼都不眨，比对着两张照片。

“小阳子，对不起。这个人和你像极了吧。明明她才是你的妈妈……”

夏枝无力地低下头。然而阳子并不能立即相信。他们俩可能是在安慰我，阳子心想，这位极其相似的女子也许是和佐石生下了我。

阳子的表情没有呈现出他们期待的喜悦。她无法接受，这也是理所当然。

当初，陷入半疯狂状态的夏枝将启造的日记和剪报摊在阳子面前，骂她是凶手的孩子。那番痛骂深深地扎进了阳子心底，已然成为无法撼动的事实。此刻，即便忽然告知中川光夫和三井惠子才是她的亲生父母，阳子也绝不可能立即相信。纵然她相信这位和自己如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女子是母亲，也没法相信和女子肩并肩的年轻男子就是亲生父亲。

阳子过去见到北原邦雄和妹妹手牵手走在白杨林中的照片，曾误以为他们俩是恋人。这张照片上肩并肩的两个人或许也是兄妹。

而说到底，自己的父亲肯定是佐石。她看了一会儿照片，然后默默还给启造。

“阳子，你知道了吧？这两位是你真正的爸爸和妈妈。”

阳子脸上没有浮现出任何激动的情绪，启造有些不安。他之前一直在想象阳子得知自己并非佐石女儿的时候会有多高兴，现在感到些微的焦躁。

启造回头看看夏枝，视线重新回到阳子身上。阳子胸口以下盖着红色夹杂着奶油色的扎染花被，怔怔地看向阳光投下阴影的窗口。一米来长的冰棱在屋檐下闪着暗淡的光。

一段沉默的时间流过。

“阳子，你在生气是吧？明明不是杀人犯的孩子，却被说成是……”

对于被逼得自杀的阳子，这个消息也许只会带来愤慨。启造无力地环抱双臂。

“我没生气。”阳子仍然看着窗户，静静地说，“只是……也许是我多心了。没有证据证明这两个人是我的亲生父母吧？没有证据的事，我再也没法相信了。”

阳子微微一笑。那是令人痛彻心扉的落寞微笑。

“哦。不过，这位女子是你的亲生妈妈，你相信吧？”

“因为长得像？爸爸……您别生气，我这样好像不太老实，可我不知道光凭长得像就可以信吗？因为也有人不像妈妈，更像姨妈或表姐妹。”

“可是，小阳子。这两位确实是你真正的爸爸妈妈。”

听到夏枝的话，阳子的眸子似乎漾起笑意。

启造觉得阳子不相信也情有可原。收养阳子那会儿，高木说她是佐石的孩子，启造信了这番话。同样，这一次高木说这是阳子真正的父母，启造也是信了高木的话。就如同阳子不是佐石的孩子，她也可能是别人的孩子。

启造长叹一声。一旦起疑就没完没了。就连阿彻是不是自己的

孩子，他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世上所有的男人都相信妻子生下的孩子是自己的，但并无确证。同样的，孩子们成长起来，也毫不疑惑地相信父母是亲生父母。他再次感到震惊：仔细想来，人与人的关系竟建立在极其含糊的存在之上。

“爸爸，您见过这个人了？”阳子白皙的脖子可爱地一偏，看向启造。

“不，我没见过。”

“这两位是夫妻？”

启造踌躇片刻，避开了问题。

“这个男人，可是个大才子……记得他好像是在理学部，和爸爸一样是北海道大学的，比我低几届。”

“是夫妻？”阳子声音柔和，表情却严肃。

“不……这个嘛，这位叫三井惠子的，也就是你妈妈……丈夫上战场了，在此期间她回了札幌的娘家。有个熟人的儿子在那儿寄宿，就是这位中川光夫。”

阳子一直盯着他的脸，连眼都不眨，尖锐地说：“这么说，他们背叛了那个去打仗的人，爸爸？”

“也不是背叛……”启造搜索着辩辞，“嗯……这件事啊，男人和女人因相爱而生下孩子，是符合真实人性的行为。”

“……”

“阳子，你诞生于美好的爱情。”启造感到腋下沁出了汗。

“爸爸，您别说了，别再说了。阳子生于背叛，生于背信弃义，请您这么说好了。”

阳子静静转过脸，看向窗上垂下的粗大的冰锥。

黑雪

夕晖掠过医院长长的走廊，运餐具的车子咋嗒作响，和启造擦肩而过。两名身穿白衣的厨娘朝他恭敬地鞠躬。

“辛苦了。”启造站住了。有些碗里的饭剩了一大半，还有的剩下了足够让小鸟吃一餐的煮鱼。

“这是哪个科室的病房的？”

如果是内科，启造身为内科医生，必须知道没有食欲的患者是哪位。

“耳鼻喉科。”和蔼的圆脸厨娘答道。

启造进了院长室。比十六平方米略大些的房间里铺着地毯，桃花心木的大书桌上，打字机、显微镜、喷灯和电话十年如一日地摆在同样的位置。启造喜欢朝仓力男的《石狩河雪景》，挂在墙上许多年了。

辻口医院设有内科、外科、耳鼻喉科、眼科和结核病房，共有一百七十多张病床。大部分科室几乎总是满床，唯独从他父亲那一代起开设的结核病房的五十张病床，这些年来连半数都没住满过。

启造让转椅转了个圈，对着窗户，看向变薄的积雪。三月末的雪被煤烟熏得黑糊糊的。

今天，总务主任建议开设急救科。这是个交通事故多发的时代。可以把患者减少的结核病房加以改建，拨给急救病房。启造正琢磨着，眼科主任医师村井靖夫敲门进来了。无论何时看，村井都显得

很年轻。启造在心里计算着比自己年轻两三岁的村井的年龄，他确实已有四十六七岁了。

“请。”

我和这个男人也交往了近二十年呀。启造忽然间生出一种类似感慨的心情，劝村井抽桌上的烟。

村井很擅长做手术，甚至可称为天才，对患者也有一套。因此眼科患者比院长启造负责的内科还要多。启造跟村井不合拍，但时有不安，担心村井会不会提出自立门户。

“小阳子彻底康复了吗？”

村井浮现出带点坏心眼的微笑，让启造怒从中来。阳子的自杀和村井并非不相干。在他勾引夏枝的时候，琉璃子被杀了。那不是最早的开端吗？

就在这时，村井说：“对了，由香子死了快十年了。”

松崎由香子曾经是辻口医院的文员。听到这个猝不及防的名字，启造甚至忘了方才的不快。

“哦。松崎失踪也有十年了。”

“她要是活着，该有三十七八岁了。”村井眯起眼，露出眺望远方的眼神。

“三十七八？”启造回想起披着长发在医院走廊悠然漫步的由香子，那走法就像在散步。

“院长，虽然我不配这么做，可唯独那家伙的事让我梦寐不安。其实，我在三四年前为松崎造了墓。”

由香子失踪后，刚完婚的村井有个晚上喝醉酒去了辻口家，说了不少事：由香子恋着启造，她曾为了启造的幸福，逼迫村井保证不再接近夏枝，而村井因此夺去了由香子的贞洁。自此之后，她一直任凭村井玩弄。启造是在那一晚首次得知由香子的心意。

“我想生院长的孩子。”由香子曾在电话中这样诉说。听到这句对姑娘家来说过于大胆的话，启造心生不快，挂了电话。之后她便